

HENG ZHONGDE HAIZIMEN •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• GEN

THON

革命战争中的孩子们丛书



总司令和孩子们

丹琳 著

总司令和孩子们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MEN •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•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GEN

革命战争中的孩子们丛书

总司令和孩子们

丹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总司令和孩子们/丹琳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1. 5

(革命战争中的孩子们)

ISBN 7-5059-3803-7

I. 总... II. 丹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25575号

书 名	总司令和孩子们—革命战争中的孩子们
作 者	丹 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05 千字
印 张	9.125
插 页	4 页
版 次	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803-7/I·2935
定 价	15.60 元

ZONGSILINGHE HAIZIMEN

ONGDE HAIZIMEN •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•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



总司令和孩子们

徐向前题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

朱总司令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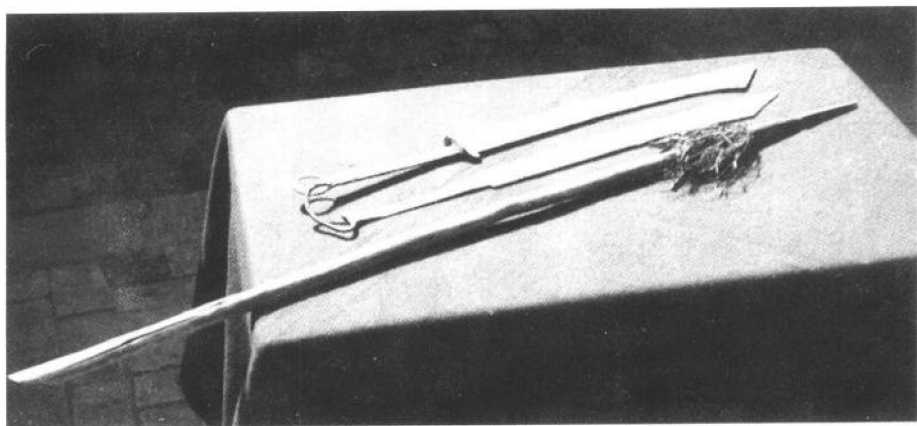
斗争与学习缺一不可

朱德

朱总司令给孩子们题词

彭德怀和延安保小师生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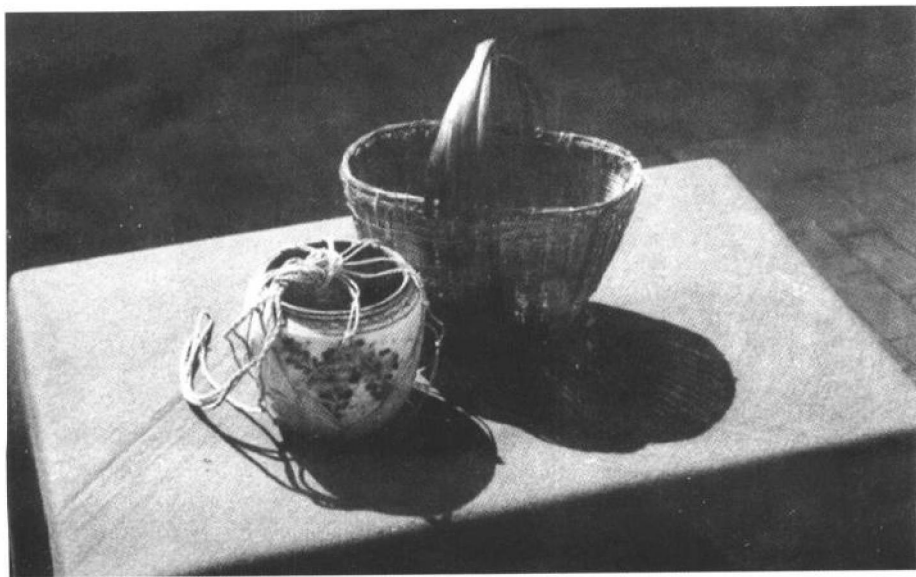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日小英雄李克元使用过的大刀和红缨枪



儿童团臂章

百团大战时儿童团给八路军送饭用的汤罐和饭篮



插页图片系本书作者提供



目 录



总司令和孩子们	(1)
八路军里的“花木兰”	(199)
“欧味桑! 妈妈!”	(221)
附: 儿童团歌	(287)



革命战争中的孩子们

ONG ZHONGDE HAIZIMEN ·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·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IMEN · GEMING ZHANZHENG ZHONGDE HAIZ

总司令和孩子们



193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大鸭蛋黄似的太阳刚刚转到太行山背后去，一抹金色的余辉，却透过晋冀豫边区的千峰万壑，射到一片荒草地上，映照得临时搭在荒草地上的篮球架和它周围青青的杨柳树，更显得挺拔动人了。

一群小孩子，像一群山喜鹊似的，唧唧喳喳地欢叫着，骑坐在树杈上，从老爷爷老奶奶们的胳肢窝钻过去，互相挽着手臂，坐成一个圈儿，一双双黑亮的小眼睛，像星星似地闪烁着，紧紧地跟着篮球场上正在练球的穿灰军装的八路军转。八路军芜湖部（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代号）的一场篮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一号（朱德总司令的代号）老八路，身材魁伟英武，他穿着普通战士军装，衣边、袖头和双肩都打上了补丁。那些补丁用细针密线缝缀得贴切平展，据说是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精心缝制的。他，微黑的方脸，浓眉，和善的双眼角的鱼尾纹里藏着亲娘一样慈祥温和的微笑，他亲切地环视孩子们一眼，健步走进场内，看着活泼健壮的八路军小鬼们，像是老妈妈疼爱他的孩子那样，一会儿接球，一会儿递球，忽然来个三步上篮，球稳稳地进入篮里，孩子们快意地欢叫着拍起手来。

老八路把球给一个小八路。他圆圆的红脸儿，好看的眼睛总是在微笑着，他叫崔真，是朱总司令的贴身警卫。他美美地笑着接住球，来了个远距离投篮。球越过篮球架，落到场外绿草丛里了。孩子们不满地用双手拍着小屁股，“噉——

嫩!”地叫着讽刺起来。

绿草地上,坐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,圆鼓鼓的红脸蛋儿发着亮,长长的睫毛,一双好看的杏子眼,透着机灵和刚强。他的眼睛一直跟着一号老八路转。当篮球落到脚边时,他像猴儿似的跳起捡到球,紧紧地抱住,走到圈里去,把球投给了老八路。老八路冲他亲切地笑着,接住了球,还说了声:“谢谢!”然后,又回到场内打起球来。

捡球的孩子叫张慧孩,父母被鬼子杀了,到处流浪,八路军开到哪里他跟到哪里,已经一个多月了。但一直也没有与八路交谈过,总是偷偷地跟着。今天捡球是头一次接触。老八路给他的印象太好了!那慈祥的笑,深深地刻在他心里,使他幼小而饱尝辛酸的心房得到莫大安慰,总是暖暖的、甜甜的……

当夜,他钻进草垛里睡得好香啊!枕着亲娘的胳膊,依偎在亲娘的怀抱里,又幸福又甜美,后来,不知怎的,亲娘变成打篮球的老八路,他跟亲娘一样亲,也跟亲娘一样喜欢自己。

汪、汪、汪汪……狗叫得急切,惊跑了他的美梦,但心里依旧甜甜的、亲亲的。他非要去找那位老八路不可。他要向他说说自己梦里见到的事情,顶顶重要的是他要跟上他当八路,替爹娘报仇!

干草嗦嗦作响,睡在草垛外面的虎孩——慧孩惟一的亲人、好友,是个头又大又壮、像个小驴驹子似的黑狗,扒开草丛,叼住主人的袖头,硬往垛外拉,还哼哼呀呀地急切地诉说着什么。

慧孩一下就领悟到出了什么事情,赶紧钻出草垛,揉揉眼睛,掸掉身上的草屑,瞪大眼睛观察。已到雾蒙蒙的凌晨了。仔细听,用心看,村里静极了。没有军号响,没有操练声,村头的八路军警戒哨,换上了自卫队员。他凄然地跑遍了全村大街小



巷，又跑到篮球场，八路军连个影也没有，老八路也不知去向了他。他怅然若失，像被亲娘扔到野地里似的，没着没落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，他紧紧抱住虎孩光滑得像黑缎子似的脖子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找不到八路军，慧孩像丢了魂似的没精打采，任凭虎孩的牵引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晌午。肚子饿了，挖苦苦菜吃；口渴了，饱饱地喝足了山泉水；累了，躺在泉边绿草野花丛里睡个够。

知了叫得人心烦，可核桃树荫凉还是很好的。他迷迷糊糊地正要进入梦乡，一阵轰隆隆的巨响，把他震起，登上高高的山圪梁（山岗）远望，沁县的府城镇房倒屋塌，一片浓烟火海。府城镇上空鬼子飞机像一群灰老鸱飞着，扔着炸弹，放着机关炮。“老八路大伯，你在哪儿？没出事儿吧？！”慧孩痛苦地念诵着，心凉了半截儿：“八路军八成在府城镇，鬼子是向他们扔炸弹哩！”他忍不住哭起来，他要到府城镇去看个究竟。可是，虎孩却焦急地叫着拦住去路，要带着他向另一条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去。

慧孩偏不听他的，一直向府城镇奔去。边走边骂虎孩废物，把老八路给看丢了！虎孩哼哼唧唧地跟着，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样子。

刚走到一个山村边上，就听有人喊“鬼子来了！快往东面跑！”慧孩转身，跟上虎孩就跑。他们简直是不要命地飞跑，跑得双腿再也提不动了，再也喘不过气来，才坐下来歇歇。虎孩精神很好，闻着路边山石和花草，还撒上一点尿。闻着走着，信心十足地走在前面。

他们从天黑走到第二天太阳升上东山头，翻山越岭，走沟

跳涧，又饿又渴，才打算进村去要点吃的。突然，村头的山口要道却响起了激烈的枪弹声。

慧孩抱着虎孩的头，双双伏卧在巨大的山石背后，看见八路军守在山口两侧峭崖上，一个劲儿向崖下的鬼子们扔手榴弹，还有一挺歪把子机关枪，欢叫得怪好听的。鬼子的大队人马和汽车，在狭路里叠成罗汉，滚成蛋蛋，在一阵阵的轰响里，人仰马翻，火光冲天，碎木片、烂衣片四处飞溅。真解恨啊！

八路军打扫战场时，慧孩飞跑着，去寻找老八路的下落。可是问谁谁都说没有见。慧孩着急而又担忧，不觉说出声来：“多好的人啊！俺非找到他不可！”

“小鬼，你说谁呢？”八路军的伙夫老李从身后走来，递给慧孩两个菜饼子：“八成饿了吧？快吃吧！”

慧孩接过菜饼子，肚里虽饿却没心思吃，急着问李老叔：“俺说的是一位老八路，兴许你认识他。他老了，脸上有皱纹，皱纹里藏着像亲娘一样的笑，可亲哩！俺总也忘不了，他冲俺笑得那么真诚，那么亲热。府城镇被鬼子炸平啦，俺怕他有什么闪失！”

老李笑笑问：“他五十多岁，军装上打着补丁，腰里扎着皮带，可带劲哩！讲的是四川话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着哩！就是他，你认识他？”

“他很好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原来你们是一块儿的呀！俺要跟上他，给他当警卫！”

老李说：“这俩菜饼子就是他留给你的。”慧孩一听乐得蹦起来。李老叔怕他问这问那，很快转了话题：“你担心老八路会有什么闪失？尽管放宽心。日本鬼子侵略军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狡诈得过了头，错把府城镇当成府城县，炸了府城镇，可咱八路军在府城县安然无恙啊！”



“这一下俺真的放心啦!”

“那老八路见你跟我们好长时间了,他想你八成没爹没娘,是个苦娃,让我多关心你!”

慧孩心窝里暖融融的,不知不觉吃完了一个菜饼子,把另一个喂了虎孩。

“俩菜饼子不够吧?”李老叔像变戏法儿似的,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口粮——俩菜饼子,分给慧孩、虎孩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吞吃光了,连饼子渣渣都捡着吃了。

李老叔挑着筐子送饭去了,把慧孩的心也带走了。他忙对虎孩说:“李老叔真好!跟他去!他一定知道老八路在哪儿。”

二

在伙夫李老叔关照下,慧孩和虎孩吃了一顿饱饱的小米干饭和小葱拌豆腐,天黑就睡在房东铺了新席的土炕上。等他一觉醒来时,已是第二天大清早了。他枕边有二三斤用白羊肚手巾包着的煮黑豆,李老叔和八路军又无影无踪了,连房东老奶奶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他凄楚地想:八路军扔下俺开走了。不禁潸然泪下,紧紧搂住黑豆包包。

门轻轻响了一下,虎孩进屋了。把打满露水的身子和头,亲热地偎在他的胸脯上,并用凉爽的鼻子抵他的脸蛋儿和脖子,用舌头舔去他留在脸上的泪珠儿。他得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。他抱住它的脖子,亲吻着它的脸,对它说话儿:“虎孩,你身上这么湿,是追赶伙夫李老叔他们去了?你真机灵!”

虎孩高兴地跑起来,围着他摇着尾巴转了一圈儿,然后向窗前山圪梁上的羊肠弯路叫个不停。慧孩明白了,八路军从那里开走了。“虎孩,你真机灵!”说着,从包包里捧出两大捧黑